

疫疹一得

光緒己卯年鑄

疫疹一得

板存本宅

芳范父正嘗等為醫於為相醫豈易
言哉有能窮理數洞陰陽探本立言
足補前賢之未備雖云一得亦烏可
以小道而忽之蓋其於世有濟也若
是編之得也乙亥間予為人卜地京
西遇佃丁母老病疲羸危檢視醫方
即編中重用石膏之劑初方訝此藥

一投吉凶莫卜未幾疹發癍透立就
瘥痊就醫者請始知得自相濟余氏
之傳持以活人不知凡幾因索其祕
本錄而藏之以予不善岐黃未敢輕
信然未嘗不歎其辨症之確用藥之
奇及偶覽閱薇草堂筆記乾隆甲寅
災疫之變馮鴻臚如君起效之神載

序

軒岐之世人無此癘論述闕如後之醫者遞著方書而於疫疹一門未開生面獨張氏仲景略見其緒於傷寒論內然亦語焉而不詳其故世之言醫大率與傷寒類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致令偶嬰疹癘者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豈其不務活人哉由其所爲辨症立方者中實茫無一得故也桐城余師愚先生與予同客都下訂忘年之交歷二十餘年今年且將

七十矣得攝生之術貌古而神腴少時奮志讀書有
不可一世之概而履躋名場乃喟然曰不爲良相當
爲良醫古人其詔我哉遂棄舉子業專務岐黃猶未
得出人一頭地歲甲申桐邑中人率病疫時先生方
遊大梁痛其尊人爲羣醫所悞乃益肆力於古人書
研究於陰陽寒暑及氣運主客之分纖悉無遺而後
恍然有悟獨於疫疹一門神而明之實能闢前人之
所未見未聞者逆之則死順之則生三十年來自南

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數計憶丁酉歲予爲農部
唐堯峯先生校書寓之西有亭時李萬仞趙象九明
府下榻於此予病臥牀數月服象九方未驗萬仞素
知先生者爲予延之起我沈疴先生之力也堯峯象
九年少於先生不數年間皆先後卒於官萬仞以其
子宦黔走萬里外嗟乎曾幾何時而不勝今昔之
感矣予則於壬子夏五謁選入都家人半染時疫先
生輒霍然已是歲都門故多時疫凡活於先生手者

十室而九蓋於此道中誠不啻三折肱矣爰以其數
十年之苦心孤詣著爲一書名之曰疫疹一得蓋猶
抑然其心第以爲千慮之一得云耳然予以爲庖犧
之卦殆於一畫孔門之道精於一貫人特患無此一
得耳今先生挾此一得以治一人而一人治以治千
萬人而千萬人治則所謂是萬還一一實萬分者於
是乎在以視夫世之漫然嘗試者果何如耶乃先生
以所獨得於心者不肯私之於己而必欲公之天下

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也所願是集梓行俾世之懸壺者咸得先生之一得以辨症而立方當此昇平之世不益躋斯人於仁壽矣乎予友黃光亭者病篤予夢一長者曰余方用至某藥則黃病可愈醒而誌之果驗同時以夢延先生診者皆歷歷有奇效而或者曰夢幻境也獨於先生有不爽者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夏至前一日賜進士出身

卽選縣令

愚弟

蜀西呂橋居士蔡曾源拜書於長

安客次

金馬車 置西日 齋殿士 茶僧 戒律 戒律

劉王十 此年歲次甲寅夏至前一日 應縣士 出
受以 就出 齋殿 戒律 戒律 戒律

劉同部 以夢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一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不 齋殿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齋殿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戒律

序

予素不知醫而能言醫凡醫以愈病也服其藥而病
愈紉百口非之而於病者何損服其藥而病不愈雖
百口是之而於病者何益則言醫莫若先言其效醫
有立效莫若我師愚余先生也然世之非之者曰其
效寡而不效者多其效暫而不效者常也甚或曰其
效幸而不效者則不可數也爲斯語者亦知夫效寡
效暫效幸乎療百病而一痊之則爲寡立百方而一

驗之則爲暫不究其源而適逢其會則爲幸安有立其方先言其症或斷以三日而加劇五日而加劇七日而加劇且症在危險他醫束手辨在疑似他醫莫決先生則毅然任言確然信之大聲疾呼曰服則得生不服則死咸如其言歷歷不爽甚至鈔其方而亦愈飲其藥滓而亦愈其效若此猶得非三曰寡曰暫曰幸哉推然其故若此人猶起而非之何也彼豈樂死惡生哉狃於所習見而震於所不知耳復以其用

藥之過峻程分之過重皆前人所未有也予亦疑焉
適寓有病人醫之無不立效荐醫他人而又效嗣乃
歷荐而罔不效有合家疑之而予在委曲以微其信
羣醫駁之而予猶固執以証其是幸而信予者皆得
痊然口衆我寡安得執途人而遍告之則疫疹一得
之書之所以付梓也如梓而得行則傳之有人而痊
者必分治之有人而愈者必常習之有人則共知所
死以然而不訾以爲幸矣庶幾乎予非阿好師愚也

亦可見信於衆矣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仲秋月誥授榮祿大夫刑
部左侍郎同鄉姻弟張若瀄頓首拜譔

序

醫之爲言意也可傳而不傳要不離乎理者近是予
友余君師愚儒也非醫也憶予應童子試適郡城輒
與師愚俱當青鞋布襪客邸譚心時其意旣以異也
已而連試不利棄儒爲醫遂挾其技遊都下予甲辰
至京見其車馬僕從甚盛自王公以下無不折節相
向心異之然猶未察其意也甲寅寓青岩師宅距師
愚居不數武晨夕過從時久無雨暑氣盛行人多病

病則必死醫家胥束手不治師愚輒予以石膏黃連等劑無不立效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不可更僕數而予門下奎氏兄弟一存一死尤屬明徵蓋其意猶是按脈切理之意而神明變化不可端倪有非意之所能盡者醫技也進乎道矣然存活日多而謗之者日益衆夫師愚無必用石膏之意而有必用石膏之時觀入秋數日以來未嘗輕用涼劑其意亦可見矣乃謗之者謂師愚非石膏不立劑是誣人弋至以

謗師愚之故並謂石膏爲斷不可用是本草之載是藥神農之嘗是藥均不得爲無過豈不更誣藥哉誣人旣已不誣藥而愚者信焉妄者傳焉雖遇熱症凶危輒仍以柴胡桔梗當之不效則投以澤瀉丹苓又不效則投以人參桂附至於一誤再誤死而後已醫者猶詡詡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謗師愚之故而累無辜置人之生死於弗顧也豈不大可歎哉予非有阿於師愚願竊聞孟子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